

# 论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

方 平

有问题银行一般是指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因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已接近或已处于无流动性清偿能力(技术性违约),或无资本清偿能力(净资产小于或等于零)的银行。有问题银行的存在会在金融市场上产生负外部性,本文试图在此作些初步研究。

## 一、外部性和金融市场无效率

外部性是马歇尔在其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概念。当一种经济活动的成本或收益自动地“外溢”到没有参加这种经济活动的其他人和企业身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就是说,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或收益被强加于未参与市场交易的第三方当事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经济当事人却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换句话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人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某一经济人的行为影响了其他经济人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其他经济人无法控制这种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对其他经济人带来的损失或收益均不能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价格之中。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外部性普遍存在,只要个别经济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就存在外部性。

外部性以许多形式出现,有些是积极的(收益外溢),称为正外部性;有些是消极的(成本外溢),称为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其他经济人带来了福利,但其他经济人不必为此向带来福利的那个经济人支付任何费用,无偿地享受福利;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其他经济人带来了损害,但却不必为这种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可以不进行赔偿。无论哪种情况,均属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并没有明确的制度纠正,或者说市场机制本身无法纠正。也就是说,外部性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买卖来使个别经济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比如为他人带来福利的正外部性的经济人,不能通过市场交易、通过价格向受益者索取报酬;为他人带来损失的负外部性的经济人,也不必向受害者支付费用,受害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向制造负外部性的经济人讨回损失。前面提到的私人成本,是指为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经济人(生产者或消费者)自己所必须承担的成本费用。在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所引起的全部成本。但是,如果存在外部性,情况就不同了。假定某一经济人

(生产者)A 多生产一件物品会导致负外部性,使另一个经济人(生产者)B 的生产环境恶化;为了消除这种环境恶化的影响,维持原有产量,经济人(生产者)B 必须追加一定的成本支出,这种支出也应称作经济人(生产者)A 多生产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外部边际成本(MEC)。而私人边际成本(MPC)与外部边际成本(MEC)的总和,就是经济人(生产者)A 多生产一件物品的社会边际成本(MSC),即  $MSC = MPC + MEC$ 。在不存在外部性的场合,外部边际成本(MEC)等于零,从而社会边际成本(MSC)就等于私人边际成本(MPC)。同理,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则会发生“私人边际收益”(MPB)与“社会边际收益”(MSB)的差异,其差额就等于“外部边际收益”(MEB)。

外部性存在的结果便是出现市场失灵,即资源配置效率受损,难以实现帕累托优化配置。因为,一方面,外部性存在,就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利润极大化的必要条件,即个别经济人由此而转移了成本,但其私人成本降低的同时,社会成本在增加,如无特殊的制度安排,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这种个别私人成本降低带来的个别经济人的边际收益增量通常低于社会成本的增量,从而导致总的资源配置效率受损。另一方面,只要普遍存在外部性,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人之间的要素边际生产率也不相同,不同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也不相同,经济人之间的边际转换率不一致;也就是说,在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同样的资本和要素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趋于获得同样的报酬,因此,经济人的生产边际转换率与市场需求中购买者的边际替代率之间必然发生偏离,进而要素在不同的经济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不可能通过市场竞争趋于协调,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均衡,市场失灵在所难免。

在金融市场上同样存在外部性问题,当某一银行机构经过研究开发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后,其他银行机构很快学着推出了这种新型金融工具,并从中受益,但它们不必向最先开发这种新型金融工具的银行机构支付任何报酬,这就是金融市场的正外部性;当有问题银行出现挤兑并传染给健康银行,导致健康银行出现损失时,受害的健康银行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向有问题银行讨回损失,这就是金融市场的负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使银行机构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

不相等。在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银行机构的私人成本（即由单个银行机构承担的成本）小于银行机构的社会成本（即银行机构的私人成本加上有问题银行对健康银行造成的损失成本以及监管当局的额外监管成本和其他成本）。换言之，由所有银行机构承担的社会边际成本将超过由单个银行机构承担的私人边际成本。此时，金融市场无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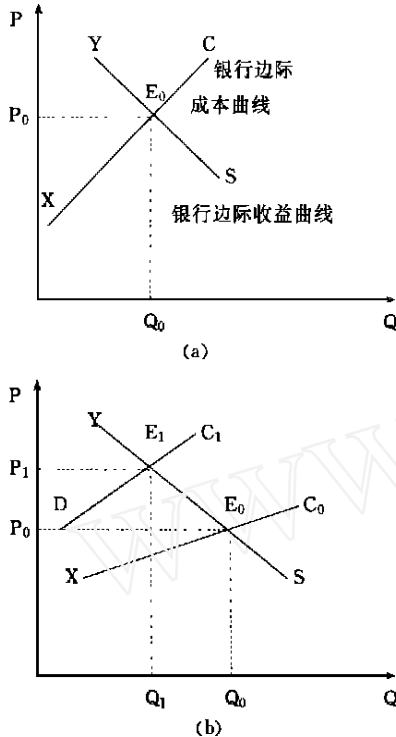


图1 有问题银行带来的负外部性如何显示银行机构的过剩

图1描绘了有问题银行带来的负外部性显示银行机构过剩的情况，其中，P代表银行的市场价格，Q代表银行的数量。在图1a中，直线YS代表银行机构的边际收益（需求曲线），直线XC代表银行机构的边际成本（供给曲线），交点E<sub>0</sub>为银行机构的供求均衡点，其数量为Q<sub>0</sub>，市场价格为P<sub>0</sub>，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就是银行机构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处。私人边际成本包括的只是由单个银行机构实际承担的成本。如果此时有问题银行的存在，导致健康银行出现挤兑而形成损失，中央银行进行救助形成额外监管成本，那么银行机构供给的社会成本就会超过银行机构的私人成本。在图1b中，直线YS代表银行机构的边际收益，直线XC<sub>0</sub>代表银行机构的私人边际成本，直线DC<sub>1</sub>代表银行机构的社会边际成本（它等于银行机构的私人边际成本+有问题银行导致健康银行出现挤兑而形成损失，中央银行进行救助形成额外的监管边际成本）。如果不考虑这些额外成本，那么银行机构的供给数量将处于Q<sub>0</sub>处（如图1b所示），Q<sub>0</sub>大于银行机构的市场价格（银行机构的边际收益）等于银行机构的社会边际成本时的Q<sub>1</sub>，金融市场中的银行机构数量Q<sub>0</sub>将超过边际成本等于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边际收益的那个数量Q<sub>1</sub>（最优量），银行机构过剩数额为Q<sub>0</sub>-Q<sub>1</sub>。要达到最优量就必须根除有问题银行带来的负外部性，即通过监管当局的管制让有问题银行退出市场，以达到市场出清的目的。

## 二、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

1. 有问题银行负外部性之一：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社会成本，降低银行体系的市场价值。

有问题银行在流动性清偿能力和（或）资本清偿能力接近或已经丧失时，往往会违反法规或市场规律抬高存款利率或贷款利率，一方面会提高银行体系的社会边际成本，另一方面会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有问题银行在出现挤兑时，会通过一定的途径传染给健康银行，从而造成整个银行体系的损失。由于银行机构之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债权债务联系，使银行机构的资产负债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某个银行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发生贬损以至于其不能保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则单个银行或局部的金融困难很快便因信息不对称演变成了全局性的金融动荡。银行机构资产负债风险传染性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息不对称，使债权人难以识别有问题银行和健康银行。假若大量的银行或者一个大银行流动性清偿能力或（和）资本清偿能力下降或丧失并被觉察，则银行机构的债权人（存款者和银行机构的其他债权人）就会对银行机构失去基本的信任，从一家银行机构提出的资金几乎不可能被直接或间接再存入其他银行，而更可能被保留在现金形态上，使通货比率（即通货C与银行存款D的比率C/D）持续上升，从而产生“金融脱媒”现象。美国通货比率C/D最大幅度的上升出现在1930-1933年间银行体系几乎崩溃的大萧条期间，这一时期，美国有1/3的银行机构破产倒闭；与此相呼应的是，人们宁愿将现金塞到床垫下面，而不再将其存到银行，因为人们已对银行失去了信心，不再将银行视为存放积蓄的避风港。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债权人）不能估价个别银行的财务状况，不能像对其他产业那样根据公开信息来判断某个银行机构的清偿能力，他们很难将有问题银行和健康银行区别开来，往往将某一个银行机构的清偿困难视为其他所有有着表面相似业务的银行机构发生清偿困难的信号，从而引发对其他银行机构的挤兑行为。所以无论何时，当债权人对银行机构的安全变得关心时，他们就会从银行机构提走现金，因为此时提走存款的代价是最小的；由此形成的银行挤兑可能会蔓延到有清偿能力的健康银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单个或少数银行机构的挤兑会演变成银行恐慌，银行机构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存款数量和货币总量急剧减少，整个银行体系的储备下降甚至枯竭。由于银行机构实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储备的减少必然伴随银行存款和货币供应的多倍收缩；此时，如果没有中央银行支持，银行机构可能被迫对其非流动性资产进行清理变现以满足债权人的提现要求，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机构将遭受资产损失，当这种损失超过银行机构的资产净值时，有可能导致有清偿能力的健康银行经历“减价销售资产而破产”，使整个银行体系的市场价值下降。

二是银行机构破产的影响和扩散与普通企业是不同的，它具有乘数放大效应。普通企业的破产也会通过乘数效应而扩展，但每一轮的次级效应都是递减的。而银行体系内的各个银行机构之间是以信用链互相依存的，如果一家银行机构流动性清偿能力出现困难或因丧失资本清偿能力而破产，就会影响到

它的存款人完成各自商业义务的能力,影响到同其有业务联系的其他银行机构,还会影响到它的借款人(使借款人不得不提前偿还贷款或者得不到本来预料中的追加贷款),导致经济运行中的债务链断裂。负面影响会随着每一轮而增强,少数银行机构的破产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酿成银行体系的危机,出现银行恐慌。这样,银行体系的风险就变得越来越大,金融危机便会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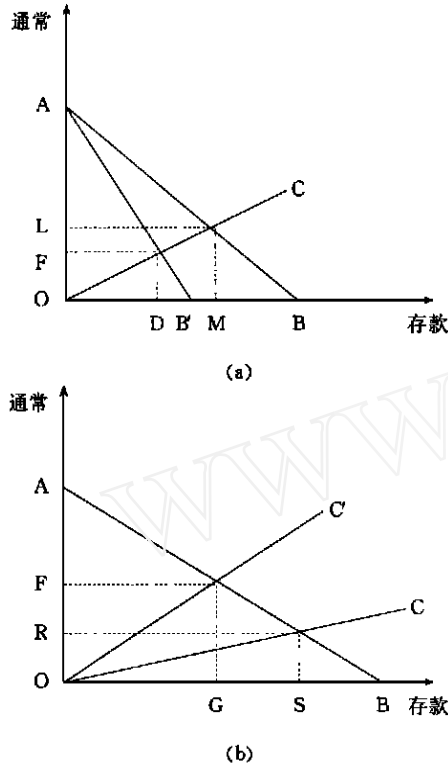


图 2

众所周知,货币供应 $MS$ 是由高能货币 $H$ 、公众的通货 $C$ 与银行存款 $D$ 的比率 $C/D$ 和银行储备比率 $R/D$ 所决定的。换言之, $MS = (C/D + D)H / (C/D + R/D)$ ,  $MS$ 、 $C/D$ 和 $R/D$ 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图 2a 和图 2b 来描述。图 2a 表明,在货币存量 $OA$ 、 $C/D$ 既定(直线 $OC$ 的斜率等于 $C/D$ )的情况下,银行机构的储备比率 $R/D$ 所决定的直线 $AB$ (其斜率为 $OA/OB$ )增加到 $AB'$ (其斜率为 $OA/OB'$ ),此时导致存款从 $OM$ 到 $OD$ 的多倍收缩,而公众持有的货币从 $OL$ 下降到 $OF$ ,总的影像是货币供应减少: $LF + DM$ ;若银行储备比率小于 1(即 $OA/OB < 1, OA/OB' < 1$ ),则存款收缩的幅度就会超过通货减少的幅度,即 $DM > LF$ 。

在图 2b 中,储备比率 $R/D$ 所决定的直线 $AB$ 和货币存量 $OA$ 既定,通货/存款比率从 $OC$ 增长到 $OC'$ 。当银行存款从 $OS$ 下降到 $OG$ 时,公众持有的通货从 $OR$ 增加到 $OF$ ;若银行储备比率小于 1(即 $OA/OB < 1$ ),则银行存款收缩的幅度就会超过通货增加的幅度,即 $GS > RF$ ,总的影像是货币供应减少( $GS - RF$ )。

三是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相互交织的债权债务网络,这不允许银行机构出现流动性不足,更不用提起在汇市或股市的资产贬损。因为基于营

业日结束时的多边差额支付清算系统使得任何微小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面的流动性危机。曾有人通过模拟试验来测算其中一家银行机构参与者无力支付引起的挤兑对其他银行机构产生的连锁反应,结果表明一家银行机构参与者暂时丧失支付能力时将最终导致其他近一半银行机构参与者丧失支付能力。美国 1930-1933 年出现的银行恐慌在客观上给予了印证。

四是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加重了银行机构资产风险的传染性。金融创新在银行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权债务链条,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则使得单个国家或某个地区银行机构的资产风险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全世界的范围,银行机构资产风险的积累具有了全球性的性质,这也是墨西哥和泰国的汇市风险最终演变为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基础。

## 2. 有问题银行负外部性之二: 加大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本。

货币政策的真正实施,通常要求在货币工具、操作目标、中期目标或指标变量以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扰乱金融体系,会影响这些关系。当一个银行体系越来越资不抵债(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政策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的联系就会改变。也就是说,有问题银行的存在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当有问题银行越来越多、金融风险程度越来越高时,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例如通过货币供应和利率来传导货币政策,会受到有问题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影响,因为这些银行机构不能根据货币政策措施调整储备或贷款,还会降低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不会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银行是不能靠它们来传导利率变化的。

在那些有风险的银行体系中,各种货币工具被用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均会受到不稳健银行亦即有问题银行的极大影响。例如,货币市场不会拆借资金给有问题银行用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化会进一步阻碍中央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最终扰乱金融市场的运行,而货币政策正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的。当银行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银行的流动性清偿能力和资本清偿能力下降或丧失,无法依靠时,同业拆借市场会发出极端的信号,或迅速瓦解。1994 年初,在委内瑞拉,在稳健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与有问题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大大地拉开了距离。1995 年 8 月,俄罗斯同业活动受到中断,原因是交易双方的稳健性表示担心。我国当前的同业拆借市场有行无市,也是交易双方对对方稳健经营能力持怀疑态度的反映。

当有问题银行普遍存在、银行体系不稳健时,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也会受挫。在公开市场中央银行售出其持有的证券来降低信贷扩张,可是该影响会被高风险的借款人(有问题银行)对利率的非弹性需求而减弱,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谋求同额贷款。当银行极为脆弱时,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会变得不对称,货币政策的放松比紧缩容易。在有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行动,因为担心这样会造成银行危机。例如 1994 年,由于担心提高利率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潜在的影响,墨西哥当局没有足够地提高利率来捍卫汇率。

市场力量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其是那些以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传导政策效率相对较低。在金融风险高的银行体系中,有问题银行的信贷供应不会受资本或利率的限制,因为有问题银行为了创造收益而可能无视风险因素。当银行允许借款人将应该支付的利息资本化(即以贷收息,将应收的贷款利息转为新贷款的本金),或当借款人根本就不打算归还贷款时,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对利率变得不太敏感。例如,在孟加拉国,一轮又一轮的呆账核销以及法律框架不健全削弱了负责人及时还债的积极性。在许多转轨国家,国有企业因为指望将来核销贷款而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在我国也同样如此,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赖账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风险,目前的债转股工作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 3. 有问题银行负外部性之三: 金融资源浪费与挤出效应。

有问题银行的存在会导致金融资源浪费,并发生挤出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因银行体系出现损失而导致金融资源浪费并产生挤出效应。有问题银行对银行体系造成的损失往往形成恶性循环。有问题银行如果是国有的,那么有问题银行的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如果它们是股份制的或私有的,损失是公司借款人和(或)有问题银行的,但同样是一国经济体系的。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承担损失以保证有问题银行继续经营,其通常的做法是对有问题银行进行补贴,通过再贴现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给予特别贷款,财政部或其他政府机构提供特别存款等等,这些对有问题银行提供援助所形成的成本发生后,往往是难以收回的,而且所形成的损失(如政府的损失,包括国有银行的损失或通过对银行体系的普遍补贴而承受的损失)出于维护银行信誉的考虑没有进行披露,常常作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这种贷款可能不生息或无法收回。虽然最终它们形成纯粹财政赤字,但它们没有记录在预算中,甚至没有作为准财政赤字。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介入,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有问题银行所造成的亏损问题。在这里,政府不是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生产性活动,中央银行对有问题银行发放的再贷款也没有用于生产性活动,而是用来弥补有问题银行的救助费用和损失,金融资源被白白浪费,结果,本来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具有生产性前景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掉了。

(2) 因贷款集中而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浪费并产生挤出效应。有问题银行往往会用存款来弥补其营运费用,降低了它作为中介机构的作用,相对减少了它的市场净值。与此同时,有问题银行避免风险较大的项目的积极性会降低,因为它的资本已经耗尽,再增加损失只是由存款人、存款保险人和公共部门来承担。有问题银行面临的这种逆反的激励机制会导致错误地选择借款人,从而进一步增加实际利率,障碍信贷资源的有效分配。银行机构丧失清偿能力的一个最初的主要原因是将贷款集中于大的借款人(往往是清偿能力极低的借款人),而且是它的一个主要效应。丧失资本清偿力的有问题银行如果处于“绝望管理”或(和)“恶意管理”的境地,往往无限期地再融资并增加给处境麻烦的借款人的贷款,以避免因停止贷款或加速清偿引发他们的破产。当处于困境的借款人凑巧是银行的附属机

构或同该银行或其所有者有关联时,情况将变得更糟。银行机构出现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经济好转时情况会变好,也需要争取时间不使银行的损失暴露出来。当清偿力问题很广泛时,这种行为意味着有问题银行吸收的新存款的很大一部分被配置到这样的公司借款人,这些公司没有前途,它们不是将借款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而是用来弥补费用和损失。有限的金融资源被用于补亏的结果是,本来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具有生产性前景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了。西班牙的卢马萨控股公司是一个典型例证,它于1983年被国有化,又在1984年再次被私有化。卢马萨拥有20家银行,持有银行体系资产的5%和200多家工业和服务公司。当局处理该集团倒闭问题时,这200家公司(通过其300多家关联公司)占了这20家银行全部贷款的65%,只有对其中15家公司的贷款是正常的,但没有一笔记为逾期。

(3) 因债权人丧失信心挤提存款,导致银行体系出现“金融脱媒”和资本抽逃,并产生挤出效应。银行是支付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使着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的基本职能,因此需要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即使只有一家大银行或一部分银行出现清偿力危机,一旦为公众所知,就可能引发导致存款挤提的信心危机。这可能影响稳定,导致“金融脱媒”,并在开放经济中促使资本抽逃。有问题银行如果广泛存在,即使公众不知道,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的成功实施。有问题银行导致“金融脱媒”和资本抽逃,意味着金融资源的闲置和匮乏,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金融资源要么闲置、要么流失,本来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生产性前景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银行信贷供给的名单之外,从而产生了挤出效应。

## 三、结论

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有问题银行的存在,产生了一系列令人畏的负外部性;清除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的唯一途径,是尽早让有问题银行退出金融市场,长痛不如短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有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过程中,应坚持化解和分散风险而不是积聚风险的原则,应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绝对不能以简单的兼并重组代替市场退出,否则就会重演海南发展银行接收33家城市信用社、“以劣掺优”、违背现代管理的“木桶原理”,最后破产倒闭、同归于尽的悲剧。

### 参考文献:

1. 江其务:《论中国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载《金融研究》,1999(3)。
2. 江曙霞:《银行监督管理与资本充足性管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3. 王自力:《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4. 卡尔·约翰·林捷瑞恩等:《银行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 陕西财经学院金融学系 98 级博士生  
西安 710061)  
(责任编辑: 刘传江)